



村民为了收人情，无事找事办酒席。“一年在外，好不容易回家过年，这些村民家无事办席，还不得不去，实属没办法！”

其实当时县领导已经留意到了农村“无事宴”的情况，也印发过文件，对农村酒席办理范围、彩礼控制、时间要求、用车控制、随礼标准等等进行过倡导，还搞了一个“移风易俗举报电话”，希望通过群众互相监督，“将滥办酒席消除在萌芽状态，改善城乡滥办酒席风气”。

不过，情况并未取得根本性转变。于是到了2025年年底，威信县扎西镇联合县级多部门出动，45人工作组兵分五路，一天就制止了8起滥办酒席事件。这8场酒席里，7场都是乔迁宴，还有一场是二婚的酒席。经劝阻后，7场主动取消，还有1场的主家选择“硬刚”，结果被识破“假借婚宴名义操办乔迁宴”，被工作人员没收了“人情簿”，这才同意取消。毕竟在农村，“人情簿”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堪比企业年报，还是没有电子档的那种，人际关系的“情”与“债”都在里头，可损失不得。

消息一出，不少网友拍手叫好，吐槽乡村“无事宴”早就该治了。搞笑的是，这些乔迁宴之中，有的甚至是从一楼搬到二楼，也要请客吃个饭—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不过就是想众筹点人

民币花花。

无独有偶，云南大海子村的吴海燕（化名）要办酒席的事也被群众举报了——正月初六那天，她给微信群里200多人群发了消息，邀请他们“共同庆贺开财门之喜”。但消息发出去十多分钟后，村里的书记和村长就都来了，直截了当告诉她，镇里已经接到举报，“不准办”。所谓的“开财门之喜”，其实是她前几年因为宫颈癌做了手术之后身体不好，觉得请客“开财门”可以替自己消灾解难……

在部分农村地区，“无事宴”的由头多到离谱：小孩剃头可以办酒，贷款买车可以办酒，甚至有的人家造房子，造一层办一次酒，孩子满月、百日、周岁都要办酒，吃得宾客叫苦不迭。

很多地方部门也开始留意到这种“无事宴”泛滥的情况，并对此采取措施——重庆三汇口乡全面开展专项整治，明确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余事不办”的准则，组建了由公安、消防、市场监督管理组成的工作专班，接到举报，就一块上门检查。四川达州、泸州、巴中等地也对此高度关注，提倡移风易俗。四川省雷波县千万贯乡青杠村党支部书记唐朝顺，在谈起村里的移风易俗工作时更表示：“哪家有大操大办、违规举办的苗头，专班成员就赶过去劝导当事人严格按村

规执行，监督委员会成员全程监督。”

送的是情不是钱

“流水席”泛滥成了“无事宴”，但这本身并不是流水席的错。

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显得有些繁琐甚至落后的流水席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是中国乡土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种仪式。

“阿拉小的时候，谁家有红白喜事，那不是一家一户的事，是整个村子的大事。要办酒了，提前半个月，主家就会去跟村里关系最好的几户人家‘开口’。不用讲钱，就讲‘到时候要来帮忙嘞’。这家出八仙桌，那家出长板凳，家里的女主人提前几天就聚在一起，洗菜、切菜、做圆子，说说笑笑，比过年还热闹。”在上海市郊一位老人的记忆里，当时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）也不兴什么“份子钱”，“关系好的，送几斤自家做的米酒，或者送一块好一点的料子给新娘子做衣裳。那时候送的是情不是钱。大家来吃酒，也是来帮忙的，人越多，说明主家的人缘越好，越有面子。一顿酒席下来，村里的感情就更深了一层。谁家最近有什么困难，谁家小孩要找对象，饭桌上聊一聊，情况就都晓得了”。

很多地方部门也开始留意到这种“无事宴”泛滥的情况，并对此采取措施。